

猿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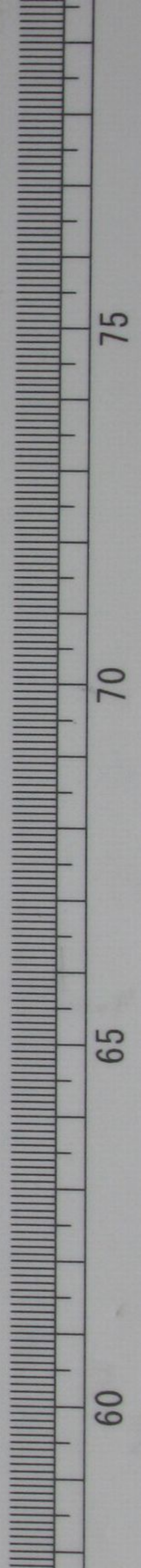
第一仙幻
第二仙幻

風陵文庫

文庫19

F191

1



繪園金

會

豐

風陵書屋藏本

澤田瑞穗

繪園自序

錢子虞之賤公子也儀古人十一常失古人十九能家
貧口吃如馬卿而不能著犢鼻褌與保備雜作滌器市
中能見一世龍門李司隸如聶李寶而不能坐砌下牛
衣稱國士能任達不拘耽酒浮虛如阮仲容而不能大
盆盛酒圓坐相向直接羣豕來共飲能文章諧謔語言
不節如陳瞻而不能俳優自居爲南朝狎客又能失財
敗事如陰子春而終不能脚數年一洗之人也之行也
不曰天選則曰天放世儒動尊繩墨而賤龍蛇斯其漏

F0191-(1)

而亡當者歟竊自笑生不媚世犯詛朝那然所遭豈盡
秦嗣王邵躄其所傳聞久湫亞馳之辭未必皆合海
以內賢士大夫及我二三兄弟亦或有一人焉飲酒醉
地祝延之者何至三夢芻狗並遭墮車折脚一歲之中
數遇五角六張往往若此彼未嘗牧而祥生于奧未嘗
田而鶉生于突者操何術乎噫嘻是寧非造化小兒與
之爲狡獪哉夫造化小兒之狡獪我也巧矣我安得不
妄與之爲狡獪也于是署其平居所著之書曰獪園獪
園者何松樞十九山中稗家一種志怪傳奇之類是也

則何言乎獪也漢人以為狡獪也又謂中央亡嚙尿神禹
理水駐巫山下雲華夫人授以策召鬼神之書顧盼之
際化而爲石爲輕雲爲夕雨爲游龍爲翔鶴千態萬狀
不可親也禹疑其狡獪怪誕問諸童律按集仙錄所載
如此狡獪之名所繇始歟神仙傳則載王遠麻姑共至
蔡經家時經弟婦新產數日姑求少許米來擲之墮地
視其米皆成丹砂遠笑曰姑故年少也吾老矣不喜復
作如此狡獪變化也列異傳小女折荻作鳳以狡獪李
延壽南史宋廢帝欲酖害太后令太醫煮藥左右止之

曰若行此事官便作孝子豈得出入狡獪齊少帝以蕭
瑁之世祖舊人得入內見皇后于宮中及出後堂雜戲
狡獪皆得在側是狡獪二字直當作戲弄義解矣余取
爲稗家目者毋亦竊比于滑稽漫戲劇秦美新者流因
是以求容于側媚之場乎夫稗胡可盡廢也仲尼不語
神怪而王莽實問抽緒餘以至肅慎之矢防風氏之
骨靈威丈人之落簡沾沾辨對不已非以奇小而勿言
何嘗勿爲隱哉山海莊列脩作厲階神異洞冥觴丹始
濫浸淫及于飛燕列仙拾遺博物搜神述異下迨酉陽

宜室北夢杜陽無不窮幽瑗極元虛捏怪興妖矜奇鬪
豔家黃車而尸青史矣乃漢班氏獨黜小說家而不列
于九流之中將厭其迂誕不雅馴歟然則天乙堯問削
方墨筆燕丹宋玉之談雖千不存其一言彼皆非耶可
勝夫乎兩京以還作者雲蔚若魏文之列異沙仲穆之
野史李隱之大唐奇事記諸家卽不盡傳于今然而各
有其書豈唐以後人所能辦者稗又胡可盡廢也且夫
稗至唐而郁乎盛矣響亦絕焉唐以後非無稗也人人
而能爲稗也唐以前皆文人才子不得志于蘭臺石室

者爲之率多藻思雅致雋句英談唐以後悉出老生鄙
儒之手隨事輒記于桑榆中而已故其爲稗均而其所
繇稗異也何也唐人善用虛宋人善用實唐人情深趣
勝爲能沿汎波瀾宋人執理局方惟事穿鑿議論唐人
以文爲稗妙在不典不經宋人以稗爲文病在亦趨亦
步繇斯以觀非其才之罪也文章與時高下大抵然耳
蓋余自操觚時習聞往君子之持論如此要之太史公
絕代奇才第稱自成一家言人人殊期于成家而止
不唐與宋則不成家如是而爲唐與宋也亦不成家必

有所以信今傳後者此未易言求之古人之心焉可也
余尚不能窺宋藩籬萬一安能治唐而遠爲唐夫以昭
代諸公名能文章者所述野史燦然具備皆不敢蔑棄
典刑而創其好于三尺之外何論言不佞哉采遺獻食
舊聞核是非該幽顯大小必識雅俗並陳參往考來品
分臚列而成是書聖哲之變間出神仙分身隱形變化
萬千少見多怪世遂不傳爰徵靈壤煌煌斯篇園仙幻
第一維彼上人利根法器得大自在神通遊戲我佛如
來不可思議一切顯跡希有奇麗園釋異第二受者爲

果作者爲因形往影來聲出響臻崔浩被戮庾信受身
現生他世無環不循園影響第三旣語報應何疑輪迴
王公卿相從僧中來平等閣就伽藍甕開俄頃靈變疇
云處胎園報緣第四崇山幽都強名有北地獄變相無
有紀極王者爲政設官分職一如世間賞罰不忒園冥
跡第五山川社稷間氣鍾靈明神是馮俎豆惟馨穆穆
上帝赫赫雷霆儼臨如降格思冥冥園靈祇第六何彼
藜妖跳梁跋扈祝史巫偃式歌且舞時無大沉啼烟滿
雨李核琵琶亦爾箏鼓園淫祀第七九經百家侈言鬼

事蹠尸搖枝沉履電警公孫應聲仙有作厲怪媚紛紛
不廢鄙衛園奇鬼第八機祥氛祲何國不兆無忌爲妖
怪哉當道蛇淫狐媚精繇物老旌異研神是稽是討園
妖孽第九聲色夢想變幻倏忽木石蟲魚紛拏奇特魚
膾雖殘雞肋可惜後有作者瀾厥瀾逸園壞聞第十園
之目雖止于十而其爲卷十六其文已二十萬言園成
新野馬使君仲良見而異之歎曰昔賢集衆家而成書
編蒲緝柳何力是恤今則以一人之手獨創于無所資
承之餘末流不波斯誠難矣是安可無傳遂任剗剗因

五知不足齋重訂

欽水衝羨餘從事余亦減產佐焉後先經營雖畧就頭
角而力已不勝其拙將天之所以益余疾歟雖然余數
歲之中嘗見池平臺傾矣嘗見陵夷谷貿矣嘗見浮石
沉木矣嘗見豕負塗而車載鬼矣又嘗見夏雨雪而冬
造雷矣紛綸巖怪怪而奇奇者莫可勝數也夫孰非
繪哉且也草名萍魚亦名萍鳥名鵠大亦名鵠壁名璞
腐鼠亦名璞席名籊籊偃人亦名籊籊人叩頭蟲亦叩
頭蕩舟之姬曰蔡孺子容之兆龜亦曰蔡漢家椒成謂
之五侯山魃木魅亦謂之五侯劉凝之蒼臨川稱僕猩
猩向人亦稱僕噫嘻天地間物理至不齊也誰賢乎誰
愚乎誰嫩乎誰醜乎豈必西山之是而東陵之非乎甚
矣造化小兒之巧與人焉狡獪也吾庸知造化小兒不
以狡獪我者錚于丁寧贊其千秋俾斯園無爲鞠草推
之挽之皆使君力敢忘所自耶其又沾沾沈耳于巷思
闌入獪事未已足積斂于生熟不盡之秋三于朝而暮
于四余且自爲狡獪于造化小兒乎何尤余之罪淫矣
余之罪淫矣癸丑冬錢希言記事

檀園總目

第一

仙幻

第二

仙幻

第三

仙幻

第四

仙幻

第五

釋異

第六

釋異

第七

影響

第八

報緣

檀園總目

知不足齋重訂

檀園總目

卷長編目

第九

冥跡

第十

靈祇

第十一

靈祇

第十二

淫祀

第十三

奇鬼

第十四

妖孽

第十五

妖孽

第十六

瓊閭

紀事物
二瓊也

萬曆甲寅秋八月海虞錢氏翠嶼草堂錄

增廣第一目錄

仙幻

畫鶴叟

仙棗

壁上船

仙唾

枯樹遇仙

酒井

謫仙賣卜

醉仙人

柳冠道人

一味丹

牡丹十三方

頂缸和尚

華仲達遇女仙

張叟遇仙

增廣第一目錄

知不足齋重訂

紫衣白馬人

鶴飛火中

仙藥

赤肚道士

韓秀才

畫扇仙人

白玉蟾

張三丰

尹蓬頭

高神觀道士

閻蓬頭

潘尚書遇仙

王省幹遇仙丹

火中仙像

賣筆人遇仙

落瘦道人

焚藥

桃花道士

擣衣石

神仙魚服

絳箋帖

賭雷

卜築長春山

影娥川樓船鼓吹

大茅君張謙



繪園第一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仙幻

畫鶴叟

虎邱山後長蕩村屬長洲縣錢氏居焉其家頗行善嘉靖中有號湧峯子者少病目兩眸赤如火齊一日探親過澹墅關凌晨整棹行未半里見岸上白衣老叟呼求附載僮奴譁然謂此地有盜不知何所人未便輕諾錢君敏其老亟命延之人舟于時曉霧半褰林容微露促

席相對吟談豁然錢君見老叟言論風旨異于常流心
益敬之問先生欲飲乎曰可共飲耳酒至則變爲紅泉
問先生欲飯乎曰可共飯耳及飯至則又氣蒸如丹砂
丹中之人相顧驚愕罔測所以老叟因問錢君曰何以
病日至此對曰疾痼矣不能愈也老叟乃索篋箱中片
紙用指頭蘸桃花醪畫一鶴其上授錢君云還家卽供
之家神堂內無失也遽登岸別去忽見隔林中湧出五
色綵雲捧老叟是去地漸遠凌空上昇久之方滅錢君
大駭出作禮遂命返棹供養仙跡于神堂晨夕炷香爐
中躬自恭禮自此積歲之日皆一朝頓除家亦驟富五
十年間起至鉅萬錢君竟以壽終忽一日神堂火起屋
廬蕩然徧村人咸見其家火中飛出朱鶴一隻冲天而
去王徵君穉登松下說此

仙棗

吳縣東洞庭席生晚年頗好道獨行于莫愁崖下遇道
士行如飄風忽顧見生駐足而言曰此子骨清可度也
因出懷中一小棗授之曰食此可不飢席生再拜便取
棗吞下還家遂不思飲食俗饌都不進日覺身輕步捷

容顏悅澤鬚髮如漆家人多怪異之如此者二十年一日市上行與人爭忿道士從傍見而怒曰將謂汝可度絲來頓心未除擱其頸一下小棗自口中出旋墮地矣道士拾去賦詩一首而行人記其末二句云從來凡骨難輕度吹落蓬萊一陣沙席生還家家人悉訝其皓首始大悔恨旬日之間不食而死趙明府一鶴所說

壁上船

會稽毛公某成宏間進士性尚奇好黃白吐嚙導引之術雖居外臺羽流道侶日與周旋爲廣東按察使時偶檢司中舊文書有一公案是方士以煉丹失火延燒民居誣服論死屆指歲月將二十年矣訊其人尚在獄亟召出與語大悅立破其械延入內衙出囊中枯管畫一小船于壁上二人作張帆狀莫喻其旨也公見其在獄久會無老色心異之每加敬禮時時叩以大道固不肯言所談者皆玉清紫宸及瀛洲元圃靈異之事一一皆若經游嘗從布袍角中出藥一裹贈公先以器盛水銀投藥少許煎之須臾發視燦然成銀矣公心益神之詔受方要亦終不能得曰相公無仙骨也過之不已乃詣

書船處呼船中人曰開船開船便登鷁首揚帆而去聽
之但聞壁間波濤澎湃聲漸見帆角及檣杪隱隱漸滅
良久都亡所見壁色如舊矣越數日走差舍人從南昌
來見此人在滕王閣上使寄語謝毛公曰宦味如此可
以歸矣識者謂此人非不能遁去故示其變幻之跡于
世耳毛公惆悵恍惚狀若發狂悔事仙人不勤也急爲
洗獄去官而歸試其藥行之歲餘廣營菟裘藥盡不給
竟以鬱致疾死

仙唾

萬曆中姑蘇城東馮秀才之母舅陸君背駝而僂偻以
行無不呼爲駝子一日遇青巾道人于市手撫其背唾
痰在地而去陸回首不見曰莫非仙乎嗅其痰芳香異
常卽據地吞之起而背已直矣市人見之驚駭知爲遇
仙馮生名時中趙明府說

枯樹遇仙

嘉靖中山東曹州一破寺有老樹空腹其大七八圍不
知幾百年物矣一日有雲水道人來寺中乞齋僧輟飯
飯之道人謂曰瀾費香積無以爲報可索水一盂爲和

尚活此枯樹可乎僧亟取水捧進道人含一口喫之樹
中而去纔出寺門歛爾不見明晨起視此樹則枝葉扶
踈叢生其上矣後遂成美蔭至今在焉計野臣訪陳州
牧親過其地說此

酒井

浙東桐廬縣舊有酒井相傳有道人過此地詣一酒肆
中每取酒大嚼嚼畢便去曾不顧謝釀家亦不言錢禮
而接之雖數亦敬如是且久一日道人告別瀉出漁鼓
藥二丸色黃而堅如龍眼大投之井中謂主人翁媪曰
勞君家數置美酒無以報欸洽之勤畱此藥井中可日
得美酒供客無煩釀造矣言訖而去明日井泉騰沸都
變作澄醪甘醴香味醇美能醉人踰于造者俗呼爲神
仙酒其家坐獲厚利積累不貲凡三十年驟致巨富而
道人復來闔門競拜延入閣中無不敬禮道人從容問
曰君家自此井以來所入子錢幾何主人媪應曰酒則
美矣奈乏糟粕飼猪亦一欠事道人歎息曰人心之不
平至是乎乃變掌子井中漉出舊藥一雙顏色與三十
年前投者無異仍藏漁鼓中酒氣稍稍而息井復如故

釀家悔其失言慚恚無已自此生計蕭條其井甚至今
尚在此聞諸故老不知其何年也志載若耶谿傍沈隱
河而獨無酒井

謫仙賣卜

正德末年間有卜者雙瞽忘其姓名寓江西南昌門外
善九天元女課占人必祥無不神中後因宸濠之亂移
妻子適嶺南復寓廣州府前鋪張卜肆日止一卦遂下
簾貧者亦不責其直所居甚窘庖突無烟而每夜與妻
子共食陳列餼饌時有怪珍三人飲噉自若鄰家窺見
疑其作賊不敢叩而問也廣東布政司庫失金大索窮
起游徼偵得之意此人所為及往搜檢舍壁立如故逮
于官官命裸身搜之解腰纏中得小鏡重一金古質黯
然檢其字乃是至元國號眾愈怪異拷掠具備莫得其
情彌收付獄不決歲餘卜者雙目忽然復明初無纖翳
獄中人感神之一日置酒獄中召妻子至因呼游徼與
獄卒同飲語之曰吾玉京仙人也有小過謫人間潛于
賣卜限滿當還矣失金乃守藏吏某所盜今在某方某
處大樹下吾金豈汝藏中物耶言訖持所飲酒杯與其

妻子從獄窗中飛去邏卒皆醉相視莫能牽挽眾望見
卜者端然安坐與妻子俱騰五色雲端杳杳而上移時
方滅遙瞻禮者數百人凡愚肉眼自是信有神仙矣官
後驗得吏所盜金果如其言

醉仙人

萬歷中浙東邨落一酒家善于釀酒寒暑無間方熟時
香聞數里一日天暮忽有醉道士羽衣藍縷狂歌而入
急索壚頭酒飲主人曰公醉矣吾酒方成未漉遲明來
可得飲也道士曰汝家有重災須酒釀之故見索耳言

訖卽見酒房火起內外奔救並汲水灌之火焰愈猛
不可滅道士箕踞而笑曰不信吾言今番費却大事也
舉家叩頭求助道士叱之令出乃呼數十小鬼命各持
器具挽缸中酒沃之須臾火止見羣鬼皆汗流喘乏頭
焦額爛次第揭瓦蓋作牛飲狀酒盡方散主人翁媪狼
狽頓足而已及明起視屋舍什物儼然如故不見虧損
但所釀之酒盡耳餘瀝在器色如絳矣人遂傳醉仙人
夜過酒家酒家翁媪大悔不畱飲詣市廣物色之莫知
所向

柳冠道人

萬曆中蘇州城東陸氏子年十四時與客遊石湖之治平寺遇一柳冠道人于大樹下結趺而坐見陸氏子相視而笑宛如舊識于肘後解小葫蘆取藥一丸赤色如黍米大擲其口中使吞下客皆詫以爲妖不離寺門閃然不見人始疑其仙也陸氏子既歸遂不思火食滋味惟噉果核飲淨水而已身康無疾神氣益清三年後有丐者跛而過其門蓬首垢面惡瘡遍體膿血臭惡不可近陸氏子呵之出丐者微笑曰尚記大樹下相會時否不覺三寒暑矣陸驚認之際恍若有悟卽遜謝之揖而入顧視甌中黃梁都作盤桃花色香氣殊常遂奉丐者共食之丐者曰吾不須食須浴瘡也陸氏子趣盥澡盆具湯請浴旣出體如凝脂無復癩點視其風儀質狀儼是前時柳冠道人也謂陸氏子少年何不從我游乎其家懇求悵然別去家人有病疥者以此水洗之無不立愈矣後十年陸賈于燕京後遇道人于酒肆中追逐而去遂不復還里人沈顯見其事亦別有記

一味丹

吳郡某先輩六七歲時有道人過其家謂先輩云適來望氣知君家當出福人余有一味丹不輕妄授今將以賜君家矣先輩父子延坐于堂道人就地爲大爐指席上所有銅錫器具及雜鍊甌釜瓷陶誑合杯椀錠榭匙勺之屬以次堆積鑪中傾一小葫蘆取藥顆粟撚散其上逡巡色赤頃之去火都成上金舉家驚駭降階再拜叩頭陳謝道人語先輩曰觀君喬梓骨相皆不足以當此非吾所能知也于是盡出其家人男女羅拜堂下道人因指先輩之母夫人某氏語曰是矣乃盡授其術行之數年積貲累萬富甲中後以壽終術遂無傳婁江杜君善談星號龍海山人親述此事

牡丹十三方

嘉興府崇德縣去城二十餘里地名趙郭卽古語見溪上也郭氏始祖宋理宗朝御醫得幸于上一門之內紆金曳紫沐恩稱異數焉其家曾遇一道人詣門乞食食畢合其椀于案上衆莫能舉郭翁破視有紫牡丹花一朵共十三瓣每瓣中藏一方依法療病遠近赴之如市傳于子孫今數十世皆曰仙傳牡丹十三方矣雲仍中

近有學憲子直父子並長者與余善

頂缸和尚

頂缸和尚名真顛不知其所止亦不知其所自善擊劍
得分身隱形之術或云僧俠或云劍仙二十年前雲游
過山陰縣間祀秀才良柱好道喜延方外士留止其家
一月出入往來變幻莫測前後左右踪跡無定口噉牛
肉數觔及酒麪亡算頭上常戴一大五斗缸且行且走
折旋如螳觀者無不異之每當月明之夜巢于樹巔作
曼聲長嘯尤善超越攀垣直上捷若猿猴然多坐臥于
壁上與人行忽不見已復在傍人莫測其處也將去之
前一夕命置酒酒至連舉數大白謂祝生曰吾爲若設
戲若爲我秉燭生素有膽氣便攜燭立屏風下忽見杖
頭一掣劃然聲裂有白烝長數十丈狀如素霓環繞其
身左盤右旋蓬轉數迴但睹衣色成規倏忽失處時門
戶皆鏽求之不得矣少頃則依然坐于堂上焉五更酒
盡明月西行重門深鎖竟不知其所之

華仲達遇女仙

余友華善述無錫縣人住蕩口少有靈質喜談黃庭內

景之事弱冠時嘗遇一仙姝夜降容服端麗世無儔也
自云與華生有夙緣經宿而夫情好甚篤題詩贈華云
冷落珠簾二十秋今宵重脫翠雲裘仙郎漫著紅羅袴
花蕊年年血淚流臨別授華辟穀煉氣諸方華遂絕粒
閉閣獨處室中時時聞異香又數有笙鶴往來因賦懷
仙雜詩數章嘗錄以寄余余摘其佳句有云鏡裏舞鸞
空有恨釵頭飛燕已無蹤永夜夢魂千里月隔年書信
數行星至今別處依然在夜夜明河瀉枕邊丹霞有路
身難到青鳥能言信易通織就雲衣如可寄願添跳脫

在其中皆有感而作非漫言也瑯琊王世貞沛國劉鳳
兩前輩常過其家並見羣鶴舞於空中如迎送然相與
詫為奇事

張叟遇仙

張叟名易號觀復子兒時即慕神仙之術閉門絕務浪
志長生積十餘年未臻元牝一夕夢中有神語曰子好
道若此明日詣府學前當遇異人矣張奇其夢凌晨而
起趨至府學遙望學門內有雲氣蒼鬱隱隱有人趨至
其所見一衲衣老父趺坐地上神色毛骨非常人也張

遶下拜申弟子禮叩其術老父曰吾無術可以授子叱
去明日復來凡三度乃指授其所修之要張具領受之
再拜請其家中奉齋供遂同步而往從行百餘步暫
不復見方悟仙也明日更往跡之無復雲氣矣後寂無
聞張親鄰所遇之事于余云

紫衣白馬人

正德年間夏九月天旱不雨常熟大和鎮出閭厚水者
七人白晝見采雲從西來有一紫衣白馬少年揚鞭在
雲中行次第過張墓橋轉西山角漸餘馬足鞭影久之
都沒衆喧呼從之少年亦于馬上回首疑其神仙故示
異于凡目矣

鶴飛火中

成化初山陰祝瀚繇會魁爲江西南昌郡守博採奇術
精思服食嘗從異人授得黃紙古書一卷名曰靈一物
錄其本殘缺糜爛十數紙是太上鍊金丹隱湯思飲食
白變化咳嗽可致也乃謝病杜門于郡人矣始知遇
數尺依法燒鍊晝夜精勤不離竈側朝亦趙明府說
日失守鑪敗紫焰穿屋上火烟四合

上三知不足齋重訂

驚走所鍊之物爛流散于地居民見無術可以授子叱
冲天而去時會寇至境內太守移病還要張具領受之
孫收錄猶在
行百餘步暫

仙藥

天後寂無

袁君一鯨女未嫁忽得翻胃病歷求方藥不能效
拱手骨立如削厭厭待盡而已一日有全真道人詣門
請謁云吾能療不起之疾君家閨中得無有病者乎闈
者曰主公有愛女抱疾不按賓客久矣疾亦非若所能
愈也請速出去厭斥久之聲聞于內袁氏內眷因命延

入初云吾寫一方救汝及書方畢皆人間所不見之藥
內眷云吾家何從買此奇藥道人既憐憫願出諸囊中
請以縑物酬焉既而云龍涎有處可買乎眾答無有道
人于是取囊中雜藥煉為膏液和作一小黑罐子封固
云不須食只日日嗅之足矣初嗅之日膈間覺有一物
漸漸吐出皆老痰也明日復吐一塊第三日漸思飲食
至趨侍府君大笑命酒肉盡生安好如常人矣始知遇
仙清以手揉之和入酒樽嫁至今尚存亦趙明府說
史麻失火眾奔救府君登樓

驚走所鍊之物爛流散于地士常披髮侍狂衣裳垢澤
薄天而去時會寇至境如碧瑠璃五臟畢露洞然照見
其腹大叫曰撞我肚撞我肚旬
日聞其之有應時問呼爲赤疝道士矣一日歎曰我欲
度人人不來度無如之何深可悲哉遂去後莫有遇之
者閩南陳司農許謨譏關時說此

韓秀才

韓清者洛陽縣人也幼好道不修邊幅常服氣煉神遊
遊雲水自以爲樂十歲操筆便成文章有女冠自華陰
山來過其家密授道要因閉室積思遂了深元之理漸
能分身隱形若左元放矣雖遊學宮傲然禮法之外時
時微露奇跡人莫之測以其褊率不拘又好凌侮多不
與交惟瘦麻鞋草履見清風骨明秀知非凡流深加
禮遇府君嘗喪妾悲哀燕居獨坐思與韓生飲博消遣
清忽拱立于側府君驚曰生從何來對曰蒙公見懷敢
不趨侍府君大笑命酒數行相與博戲時春月庭中花
開清以手揉之和入酒樽頓覺酒味殊常甘美外忽報
吏廨失火衆奔救府君登樓共觀清持杯酒向吏廨噴

之火卽滅府君繇此益敬異之畱宿談話彌日累夕不
倦矣時清父某爲縣藏吏偶引親故入藏失金若干縣
令提吏夫婦並繫獄中府君心知其無辜欲釋之令固
不從一日鞫訊其事吏夫婦囚首跪階下令敕門者無
容秀才闖入清忽立案傍令踞見大詬叱伍伯執之左
右素聞其神共諫令令乃烈聲問清曰若多妖術能代
父償藏金乎不爾當并受拷掠清曰唯唯請借鼎釜及
至清取令案上錫硯筆架承水瓷甌之屬一一餽飢于
火虞其不給命拾階下瓦甕聚積其上出袖中汗巾角
解小囊得藥兩粒投火中良久紫烟鬱蒸充滿廳事啟
視鼎釜都成上金矣謂令曰此神仙金敵世間幾倍償
藏之外可糴粟賑饑無妄費也令大駭然以方士爐火
之術不足異也問清曰技止此乎清曰未也引其袖一
呼須臾之間傾出二女子自階登拜窈窕無雙嬌歌妙
舞莫可形狀轉身逼向令令止之清因取女子還納袖
中令又問清曰技止此乎清曰未也探其襟內引出一
龍一虎風生雲起哮吼怒攫而爭前作搏噬狀跳躍向
令令急止之清復取龍虎還納襟內令神色惶怖曰止

矣吾見子之奇矣無煩更設也清曰猶未也公無懼聊
以劇戲耳從左右索水授水一盃清持筆噴之俄有塵
起烟霧晦冥皆無人色頃之塵斂視其庭已成大
河波濤洶湧清乃捨地上樹葉作舟浮之身登其上父
母亦共載焉揮手別令曰爲我謝趙府君異日洞天相
見也刺舟冉冉入雲俄而漸滅衆皆仰視羅拜倏忽天
霽縣堂如舊令具以聞府君府君棄官而歸

書扇仙人

相傳有吳人許生懋者棲心元門勤求燒煉積十餘年
無成一日游洞庭山遇羽衣道士飄然仙人許生心訝
其非凡也跪而祈請丹術道士出其懷中聚頭畫扇倒
拄石壁之下畫中有大樹樹下磐石石上安一丹鼎鼎
邊貯缸承水及薪炭之屬傍有雙了髻童子立焉道士
叱之此童子卽跪于鼎口益薪添火忽見紫燄上炎鼎
中如沸斯須之間報藥成矣童子呈藥于道士滅火立
如故道士取一小錠賜許生因告之曰此爐中造化也
盜天地役鬼神非有積功累行不可妄求了仙骨未成
浮慕何益乎五十年後尋我于華陽洞中矣言訖懷其

畫扇隱去許生大駭遂終身不談黃白之事矣此積古所說不知何年代也

白玉蟾

吳城中街路徐生藥家頗好道羽流雲水多造其門于是玉蟾老仙著藍縷敝衣挂瓢策杖而過之其家誠敬接奉畧無倦色一日同游石湖之西爲亡親營求葬地吳見行舟慣蹠石爲鼓以壓于舟首相沿如此徐與玉蟾偕行至黃山下岸側偶遺石鼓在地玉蟾折葦一枝戲擊此鼓聲聞遠近數十里外邨民皆驚審知其爲神人也徐拜請不已玉蟾遂爲覓地點穴而去石鼓至今存焉相傳大街劉氏墓在虎邱之西其穴亦玉蟾所點未詳何年事也

張三丰

張三丰國初異跡甚著正德中尚在多游雲貴之間貴州有平越衛地多深巖密箐高神觀踞萬峰之顛中棲羽流真侶三丰居觀三年每夕禮斗常飛神周遊五岳名山到處皆有靈驗隆平侯王揮使並黔中人一日偕入觀中相訪三丰方披破衲結跏趺于佛座之下二人

不敢驚屏息以俟既起延二人坐定袖中出不托四枚
熱氣如蒸裝于磁盤置二人前二人問從何來荅曰今
日杭州西湖昭慶寺設齋講會不覺歸遲常州顧山百
姓周慶謫成滇南人呼之雲南八老親見其異歸而說
焉

尹蓬頭

尹蓬頭者不知其名氏相傳是明初人與張三丰同時
游行天下人言久見之亦莫測其年壽至正德嘉靖年
間尚在梁溪秦人學某號柳臺子款習南雍拜爲師弟

約來年七月七日過其家如期而至囊中將有碎金一
十七錠秦與其妻俱延禮之噫而上食呼爲大仙隔日
與秦談讌嘯傲頗相狎昵俄患偏身惡瘡膿血淋漓臭
不可耐舉家細小無不厭惡而秦廣求醫藥治療殷勤
湯沐之具必親承之瘡日益甚秦泣而告曰大仙病勢
至此將有不起之憂其若之何蓬頭曰汝家有美妾令
其侍寢一宵吾疾瘳矣秦不敢忤退而語其姬侍曰此
真神仙非如世人但作姪事卿爲我彌一赴之妾聞言
怖而却走秦俟夜半彊負其妾而出蓬頭從帳中語曰

且負去今夕不吉埃吾更選日耳蓋試秦意實無他也
久之瘡勢轉殆呼秦語之曰疾不可爲矣莫信世上有
仙人也但我死後不免以喪事相累汝可奉靈柩于中
堂設几筵成服三年乃葬庶盡師弟之情秦泣唯唯而
退且行且訝師未傳道遽焉溘先吾家豈可停柩終當
寄于宅後三茅宮中安置耳纔舉此念蓬頭已知明晨
謂曰幸吾此疾尚可起不至歸骨于三茅宮中也今夜
得香草煎湯數斛爲吾洗瘡瘡自愈無煩以他藥相療
矣從帳中起坐將身抖擻瘡癩下六七升及入澡盤中

移時方出膚若凝脂髮皆變黑容色如桃花秦夫妻視
而驚闔門羅拜齊稱肉眼不識神仙明日便去數之纔
十七日也下午復在金陵王揮使家矣揮使有女病瘵
疴然待盡出叩蓬頭蓬頭曰與我寢處一宵尚何病哉
揮使大怒欲擗其面細君屏後趨出止之謂揮使曰神
仙救人終不以淫慾爲事倘能起病何惜其軀遂許諾
其夜蓬頭命選壯健婦女四人抱病者而寢自蓮真陽
逼熱病體衆見癆蟲無數飛出用扇撲去黎明輔以湯
藥飲食痼疾頓除一家驚喜媿謝遂還西川鶴鳴觀乘

石鶴而去先是觀前舊有兩石鶴不知何代物也蓬頭乘其雄者上升其雌者中夜悲啼土人驚怪爭來擊落其喙至今無喙石鶴一隻存焉

高神觀道士

高神觀在貴州平越衛山中有道士居之道士棋品最高人莫與敵一日有異人來請對局凡三日夕不決勝負道士計無從出潛禱于觀中所供西王母像前其夜局未終道士據案假寐夢西王母傳示奕旨醒而默記其下子急呼異人共了殘局道士隨手而應下至第三著笑曰尊師無活路矣不免輸却一局棋也異人忽推博局離席而起曰靈山老母多言言已下階聳身凌雲而逝高承先傳顧山周慶說

閻蓬頭

閻道人不知何許人也名希言別號亦希言其投刺人稱希言人與之書亦稱希言頂一髻不巾櫛粗布夾衫有裙襦無袒服履而不襪爲人疎眉目豐輔重頰色正紫肌肉充臆腰腹十圍叩之如鍤彭彭然得知來之一相曰陰馬藏秤之重可三百觔行步健迅雖少壯不啻

也盛暑輒裸而曝日中不浴窮冬鑿冰而浴又令人積
湯缶中浴之出使自乾嗅之殊不覺羶臊所至驚異目
爲道人又日之間蓬頭訛爲閭頭陀或坐不起辭之亦
不起然未嘗以傲色加貴游喜飲酒量不過三四升醋
嚼自適則歌道情曲以娛坐客食能兼人不擇暈素但
嗜蔬而安粥人奉之幘則幘奉之衣則衣與之金錢則
亦冥袖中轉盼卽付之何人手不顧也出則童子噪而
從之往往手甘果爲餉故從者益衆問道人百歲乎曰
亦百歲耳問且二百歲乎曰亦且二百歲耳問元時嘗

爲某路總管乎曰某路總管耳或曰道人不過六十耳
何詐我爲曰是誑爾也言六十者當又言道人豈六十
歲人也曰卽非六十歲人竟無以測也絕不爲人道其
所繇得卽以延年冲舉之術亦不應惟勸人行陰隲廣
施予勿淫勿殺勿憂勿恚勿多思而已頗好作有爲功
德于太和之均江建鎮武宮宏麗甚又于句曲東郭治
馳道五十里抵故乾元觀左右皆植桃杏春時若錦繡
謀于其徒益斥旁畝引山泉溉之成稻田歲入米可三
四十石而觀獨有門及丙舍耳乃薄游金陵諸公若李

司寇王中丞王鴻臚及余間過一二中貴人欲成觀中
諸殿閣然不輕發言後過一毛百戶家飯畢謂其徒欲
得湯浴湯至凡三浴而後爽然命移枕蓐地坐曰道人
不嘗臥牀也已覺氣息微始驚問道人得無欲去乎道
人曰既知之何問遂瞑趺坐不僵浹旬猶暖氣色休休
然汗沾鬚有若璣者三日而入龕七日而不移至乾元
觀時時啟龕視之蓋百日猶若生也道人游行人間者
五十餘年灼然著聲者垂四十年出無恒嚮話無恒言
宿無恒夕忽然而來忽然而去無住爲主無戀爲本無
相爲宗其真有道者耶弁山人曰道人以甲申之冬過
我弁中酒間忽謂余吾家山西二十七八時行販燕市
足自給有妻室矣而淫往往房室過度成瘵且死遇我
師誨之坐功得亡恙且謂汝欲不死亟去家毋問時有
一女置之今者都不憶吾血屬惟憶吾姓閭度其時蓋
在嘉靖乙未丙申間也按此傳出瑯琊王長公世貞所
撰希言節其文以著于說後希言與邵武守嚴澂語頗
相符邵武云曾見其暑天裸膝兩目視日移時不瞬嚴
冬扣凌而浴起用巾拭汗出如蒸每言東去則望西行

初無定準歲三日其徒自金陵來問何時發足答曰元
且憊然曰出家人五百里外步行三日到此拜年有何
急事卽遣去不畱其平易如此後希言又問中翰徐汝
良對云昔肄業南雍時春官侍郎趙公用賢爲諸生祭
酒良隨侍郎同送閔蓬頭葬從其篋中檢得羊皮度牒
一張上載勝國年號官銜歲月花押井井可據侍郎推
驗非贗造者因知蓬頭實二百歲已上人也

潘尚書遇仙

新城縣春官尚書潘公晟少爲諸生家甚窶婚娶之外
未嘗二女色也當浙場鄉薦時未榜之前五日遇一道
人容儀俊偉飄然若仙公拜而問功名事道人曰功名
不須問管取做到尚書然子今科中後使當遇佳麗矣
覓一器來我乞汝藥公遂取案上瓷甌與之道人出囊
中紅粒如芥子大甚堅撮與滿甌公問藥何名道人答
曰此房中藥也一生受用不盡矣公拜收藏其藥忽失
道人所在未幾揭榜獲雋其夕主人之子婦貌極美卽
出爲公更衣畱侍寢公遂取藥試之輒能經宿不敗公
自夫人而下妾媵最盛而新城伎女以至丐婦亡問妍

始前召入薦枕俾書作夜極人間之欲矣年八十餘一日藥盡遂病不起

王省幹遇仙丹

已下十一條
回道人遺事

中街路王省幹不知何代人家近福濟觀俗謂之神仙廟矣歲以四月十四日齋供雲水作麪數斛皆盡時省幹方出忽有道人詣門從其婦乞水澡浴曰但累湯沐不須飲食也婦不能拒乃從門傍空室與澡盆授水與之浴畢復食以麪道人用碗置案上倒合而去家人取之不能舉益至數十人亦如故其夜省幹歸婦述以語之乃一舉而啟得藥丸并治風癩方省幹以所留藥試服之未半身體輕壯容膚光澤遂依方治病病無久近治之即瘥榜于門曰遇仙丹乞者不遠千里及省幹化去將二十世子弟行其方不甚驗矣近重脩福濟觀太原徵君題疏有云壺中傳得一丸丹海內爭求千歲藥即此事也

火中仙像

歙縣烏石山下萬聖觀有仙蹟畫純陽像于廊廡間先年回祿四壁蕩然而仙像在火都不焦灼明日道士舉

第拂出轉覺丹青豔耀歎以爲奇辛丑年親過其地見此

賣筆人遇仙

華亭縣靈官廟東楮某賣筆爲業萬歷戊子年間楮病瘵已深醫藥罔效疋羸骨立僅存餘喘皆目爲必死之徵勢不可救矣時南昌喻邦相爲松江太守鹵簿威儀嚴盛瘵者曝背于門妻嫂翼之不能起喻公遙望而憫之禁前驅使勿呵辟聽其自便一日遇藍袍青巾道人見瘵者狀貌頗有矜憐之色謂曰汝辦二十錢齋我我

活汝其妻嫂咸異之遂依言付錢道人持錢分施與靈官廟前丐者便從指甲中剔出紅藥七粒小于芥子謂曰搯二粒水吞之自當有驗未愈更服二粒神可王矣便以餘藥乞人妻嫂隨延道人入坐以新汲井水浸藥滴其口少頃卽躍然起索飲食扶杖而行已更進其二粒步履如常無復困憊于是合家羅拜叩其居止曰吾向往姚廉察家無他寓也明日筆工妻子並詣姚宅中物色之廉察大驚因思中外初無其人尋繹不解忽夫人從屏後出曰得非後樓所供呂先生乎引之登樓儼

然藍袍青巾與所遇容飾無異闔門驚歎傳爲美談後
楮家餘藥轉乞與許御史去聞于宋孝廉

落瘦道人

道人還經靈官廟見廟中道士垂瘦如瓠試以手撚瘦
蒂者再應手而落頷下平復如舊曾無癢痕市人競呼
爲落瘦道人矣是時觀者如堵徘徊之間忽失道人所
在

焚藥

越東有善箕名呂仙者一人患眼疾經年不愈請于仙
仙立授一方令詣市取藥五六種杵細焚之鈞州磁鑑
中少頃撥其灰得紅丸子一雙遂如法服下應手清涼
雙目豁然如初曾無纖翳更數年其疾復發此人又請
善箕者告之授方焚藥無異前度而紅丸不可得矣爐
灰傾出淨盡卒無以覓再三哀禱只云藥在爐中後乃
碎其爐足宛然丸子在焉神仙固無所不戲哉

桃花道士

蘇州東城販繒家有兒年十餘歲近患腹痞楚極醫藥
不支身漸黃瘦一日早起有道士髻插桃花一枝負藥

囊過其門向西行甚急見甚異之跡之俱至福濟觀中
兒牽其衣跪乞靈藥道士曰汝病不須藥也命兒張其
口從囊中掣出鏡綫刺其喉探入腹不鉗出一齧肉兒
亦憤然無苦道士謂曰牛肉過傷成此痞積今便可終
身輟食矣腹平如故言訖不見後乃知爲呂仙降神也
人謂天與其疾而仙顯其異矣

搗衣石

吳人以四月十四日祀呂仙年年如此呂仙亦數數來
人間其年福濟觀前人家施麪有一丐者食麪畢覆其
器于中庭搗衣石上衆不能舉三日後始開仙跡幻設
信有之焉

神仙魚服

直塘一道觀中有道錄周靜清法術著異一日龍虎山
張真人來訪周出迓之偶一道人持酒囊以隨將詣市
沽酒真人見道人驚禮云此純陽老師也何緣至此降
階長跪不顧而去周異之曰此吾侍者執役觀中半年
矣方悟神仙魚服也命徒輩速延之入則已出門不遠
見之在前提酒囊徐徐而行二三道士各跣足追之無

及如此移時常杳去十餘步竟莫能跡俄而風霧四起
咫尺不見惟聞雲際笙鶴之聲遂各罷還

絳箋帖

黃九鼎爲北京監博時夜夢人送絳箋帖子有呂崑拜
三大字黃訝其仙亟整衣冠出迎倉忙中恍然驚覺明
日語其所知所知謂曰汝第于一七日內齋沐虔誠候
之必有異人至慎勿怠事黃是日齋戒凡經七日杳然
亡跡齋禁亦開又將踰旬矣一日忽有道人戴雙玉圈
巾走入臥內黃亦頓忘前事急命驅逐道人怒曰我尚
書閣老家往來出入無所避忌汝乃驅逐我乎黃趨出
追之不知所在詳味尚書閣老四字中又雙口在焉始
信真仙降而不悟也其夕卽夢一人來索前絳箋帖子
黃驚懼遽檢還之而覺悔無及矣就語于余

賭雷

有雷公方行雷遇一道人至挾而登酒樓戲其賭雷爲
樂雷公曰雷吾所役使也斯何難事而汝能賭道人曰
某亦習五雷之法于是下籌于案互角勝負雷公每爲
道人所禁行十得五終莫能敵道人引滿盡歡雷公不

得涓滴而罷既去雷公請其名曰回去回去雷公作禮
問曰莫非呂先生乎道人大笑騰雲而上雷公怒命使
者推霹靂車相隨追之不及乃止管可成說

卜築長春山

歎何洪少隨父賈于杭遂世爲杭人萬歷中見是疾篤
請姚江徐永召仙仙至乃純陽子也題詩云三春柳外
鶯聲好啼落殘紅半樹花分付杜鵑休叫月一窗香雨
溼輕紗詳其何知是不可爲矣後六日果死洪悼兒使
永再致純陽子純陽子曰死者不可復生生者不當脩

福乎吾儕厭居壺嶠思憇人間西湖之南有山曰長春
君家墳墓在焉其爲我卜築于斯可乎洪稽首聽命于
是購材鳩匠相地墓傍面清江夾翠巖造成高閣其上
亭焉壘石飛梁穿池種樹層廊翼翥雕欄繡錯綠雲多
駐紫氣時迴宛然欲界之靈都也署額顏楣並山仙筆
落成之後肖像如生凡刻仙籍者十餘人而洪祖及祖
母仙姑與焉徐渭有記

影娥川樓船鼓吹

影娥川在常熟縣城中虞山之麓路繇清權里而入淺

水一窪不通舟楫相傳琴流于此結原所謂焦尾溪
其地也萬曆丙子正月十五夜月色甚皎秀才馬鳳擊
同細君女郎輩踏燈往來過此川上驚見川中忽湧樓
船鼓吹簾內隱映貴人皆曳雲霞日月之衣雙鬟侍女
倚闌吟望俄有青褶童子數輩推篷而起手攜絳紗燈
上岸鳳舉家驚異急呼從人尾之以行衆童子狀甚狡
獪縈迴數步便趨入船內不顧須臾烟霧四起咫尺晦
冥轉盼之間都無所見矣龔氏松窗快筆略記其事

大茅君張讌

常熟城中虞山西北隅一帶相傳其地爲三茅峯舊建
華陽觀不甚崇敞萬歷年間火居道士李甲偕鄰人夜
登虞山看月憩于三茅峯側歛見有張讌于峯之顛者
上不見天皆五綵帳幄覆之下鋪紅錦地衣數十重羅
列綺筵丹碧交煥金石競奏絲竹互諧聲隱隱出半空
中李初意是大僚筵會徐徐引避樹下俄望見席上列
坐數人神狀秀異並元裳縞衣雲冠鞞纓手執碧玉觥
笑傲自若兩傍行酒皆丸髻小兒黛鬟女子侍衛百數
各有所執乃大駭異方知張讌者卽大茅君亦莫知坐

上何人是茅君也拉鄰人趨鳥徑而上其行迅疾漸覺
彌遠未至數十步俄然驚散衆真皆隱但見流雲采霞
香風瑞靄爛漫崖谷之間白鶴數聲迴翔其地而已向
之管絃羅綺一無所睹矣及曉直上峯頭尋求餘糧棄
核尚有存者絕無影響惆悵而還

繪園第一

繪園第二目錄

仙幻

葫蘆藏世界

卸足道人

金水橋幻戲

掌心雷

吹雨

一莖草

字誤書草

元壇神

夜遊滇南

劍叛

盜獻黃絹囊

魚戲

畫屏女

拂雲見月

繪園第一目錄

一知不足齋重訂

擲杯

飛劍斬湖蛟

移樹

稅宅

器鬪

分廚

送別揚子

鶴背翁

林道人指石

太乙星君授法

江長老

端和尚

紫霞碧洞

天醫

折翮鶴兒

鞞兒樣

顧亭

代草解頭文字

金姬

萬家牧牛兒

帝索紫金梁

世廟宮中仙戲

偷桃小兒

僧中幻

劉刑部兒

吳叟遇仙

蕊任青城山

雲中畫舫

猶園第二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仙幻

葫蘆藏世界

山陰瓌生號衡陽山人名自忍居園闔中乃凡民也目不知書少年販茶入天姥山中遇神仙傳授變化隱形之術五雷請雨之法試之奇驗五符五咒兩立注如傾矣又通曉搬運之法果殺蔬饌所至無不畢致分杯結霧化竹釣鯿無所不工無所不曉杖頭挂三葫蘆大如

杯一日醉後謂眾客曰某有奇術自古無者今日請爲
諸君設之不足聞于外也眾欣然應聲曰敢不如命生
遂解下三葫蘆用五色絲繩三尺許繫之緝于席端按
亥卯未三方安置既定指南邊者曰此第一天界指左
曰此第二地界指右曰此第三人界于是揭三葫蘆蓋
使眾聚觀之洞然無一物在然後復掩却瓌生口中喃
喃誦胡僧咒一遍次第拽起繩蓋頃之第三葫蘆中哇
然震動見人馬無數皆長二三寸官寮將吏士女老稚
隊仗音樂提攜負戴遷迤從繩上行至農賈漁獵之具

踵接肩摩毛髮分明細若刻縷雜然趨赴于第二葫蘆
中生口中仍復誦咒如前咒畢但聞其中鏘鏘然作銅
鐵之聲聞于外又鬼嘯非常須臾推出一隊牛頭馬面
獄卒夜叉奇貌鬼神引罪人皆披枷帶鎖現種種地獄
變相齊趨入南邊第一葫蘆中生又復誦咒如初忽見
湧出天人玉女珠幡寶蓋玉皇香案在前其後擁諸佛
菩薩帝釋龍神及所乘馬駝獅象四足之屬一一現形
莊嚴具足其來如風其去如雨却走進第三葫蘆中諸
頂蓋一時悉下寂然無聲抖擻葫蘆復收拄杖頭視之

都亡有矣璩生後棄茶業辭家入四明山去不知所終
張君去非親遇其事說云然耳按原化記載嵩山潘老
人懷中一葫蘆子牀帳席幕凡是用度悉納其中無所
不受夜則于空室內陳列時有見者又酉陽雜俎載劍
門負笈老翁盡取侯適妓妾十餘人投之書笈負之而
趨走若飛鳥又遂州郵民于世尊前能自作阿彌陀佛
宮殿池沼一如西方男女俱集念佛而已詳璩生伎倆
豈嵩山劍門遂州之流乎不然其理莫曉非所云不可
思議者耶

卸足道人

巴下二條皆
金箔張事

國初金箔張者山西平陽府人也世造金箔爲業人呼
之爲金箔張其子二郎聰雋不凡少遇仙流受以鹿盧
躡經一卷遂得乘躡之術問其爲一日有羽衣
人過其門曰家師亦挾小小奇術二郎不棄明日遣騎
相迎到敝莊觀之黎明果有兩童子各乘一龍自雲中
下來復牽一龍來迎三龍繫在一處有頃二郎乘龍龍
蹕甚昂首不伏童子出衷中軟玉鞭鞭之二郎乃騰身
而上行數里至一山谷中花木繽紛陂陀連接泉石幽

一初回第二
邃洞壑杳冥倏忽眺望之際俄達茆菴矣二童子先入
菴啟扉羽衣人亦已在門傳呼延入見一道人龐眉古
服坐匡牀之上雙足却挂壁間相去猶尋丈也二郎欲
拜道人曰且止勿前老漢久卸膝蓋骨以自便倚足干
壁不踏世上紅塵矣今日不免爲郎君一下牀也于是
揮手招壁間雙足自行前著膝上輻輳如常人遂下牀
具賓主禮呼室中童子煮新茶供客茶至則一無首童
子也道人責曰對佳客乃簡率如此乎可速戴頭來矣
童子舉手捫其頸遽入室取頭戴之復出供茶如初致

席于地坐談良久命治具款郎君贈青龍肝爲膳二郎
媿謝再三道人曰屠龍是家僮常伎耳郎君其怪須臾
見童子牽一青龍于階下引短劍斷龍首龍亦蜿蜒述
屠先剖其腹次取其肝切肉作膾聚肝其上燔之爪牙
鱗角俱棄于地少焉登俎五采爛然二郎疑不敢食道
人連啗數器孽龍肝食之多盡二郎觀其風貌聽其話
言莫可測識自謂世之所無也因留侍數月盡其術然
後告歸送出菴門忽風起塵揚天地晝晦俄而清霽道
人與茆菴都不見矣四顧皆黃沙白草之鄉無復花木

波陀泉石洞壑訊之乃在大同渾源州北嶽恒山下步
行旬日始得還家

金水橋幻戲

平陽張二郎嘗與客同詣水邊見羣魚游泳客問此魚
可作羹乎二郎曰可第君所須幾頭耳客限其數二郎
便丸泥投水中頃之有魚長尺許者鱗鱗躍岸果符前
數二郎嘗聞濟源靈湫之奇親詣觀之知其伏機所爲
歸而效焉穿一池亦能出物人以爲巧高皇帝聞其術
神召見便殿問曰爾有何道術也二郎奏曰臣能開頃

刻蓮花時方二月春陽媚和乃出衷中一小銅鑿子注
以淨水須臾見五采雕雲彌布殿闕于是請上御金水
橋觀之二郎解領巾內一小玉合倒出石蓮子七枚徧
撒水中俄見荷葉田田漸大如蓋修焉菡萏挺生芙蓉
交映花香遠馥芳風藻川過而囑者咸謂神仙幻出矣
久之二郎翳雲藍紙作小舟吹落水面具奏曰此採蓮
船也上曰卿能駕以行乎曰能便竦身登舟而發復具
奏曰臣少習于吳能爲吳歌請爲陛下奏清燕之娛曼
聲初引林容颯飛韻溢陽春翫深淥水朝貴相與聳聽

宮嬪爲之駐愁歌竟往來蕩漾花叢之間衆中遙見二
郎妻子僮僕悉在此舟共載更唱迭和嬉遊水央是時
聖情大懌龍顏和暢極命出金帛賞賚忽有飄風從東
南來烟波騰沸雲霧晦人舟荷花都無所見

掌心雷

巴下五條皆
張皮雀遺事

張皮雀既得胡風子術日賣掌心雷里中羣兒每持一
錢與之便以朱書雷字于其掌心兒趨鬧市中揚言曰
雷來矣雷來矣舒掌卽作殷殷之聲騰于空中市人仰
觀青天無不駭異久之漸漸而止

吹雨

一日張皮雀行元妙觀門外見洗白家搽衣帛在市呼
之曰煮茶來喫其人不應便書一符吹去西北角驟雨
如傾點汚衣帛使其家明日重洗

一莖草

張皮雀嘗與諸少年戲賭同看市行女子足之大小就
地拾一莖稻草橫置之女子行者誤視爲溝鏡褰裳而
跨之又戲謂諸少年曰吾欲此女憑肩而行何如復擲
莖草于地女便舉手憑之人問女何故而憑道士肩答

曰吾自不知何故也見大溝溝傍有枯樹遂憑之而過矣

字誤書草

張皮雀好飲酒食狗肉適民家建醮眾道士飛章告元向空上焚只候皮雀登壇皮雀大醉而來謂眾道士曰速收醮筵雷火且至緣所上之章有字失體復草書上帝大怒咸被棄擲且命火部譴其不敬矣眾道士云未嘗誤也皮雀忽于袖中出所焚之章示之宛然淨本封題印署如故字誤書草一符其言有頃雷電駭空自北而至飛火環其廬焚燒盡矣

元壇神

張皮雀常畜一雞于元壇祠下皮雀出門謂元壇神曰鬻子照管家畜莫被人攘去也鎖其門以鑰挂門上而出里中無賴少年闕之便竊啟視攘雞在抱欲出不能但于庭際隨繞左衝右突而已伺皮雀歸哀鳴祈之笑而釋去人問少年汝旣攘雞何以不走荅曰身如被繫欲逃不得後遂莫敢犯焉

夜遊滇南

已下十三條皆李福達事
王徵君撰登竹墅席上談

會同卷二

仙行

七知不足齋重訂

嘉靖初有李福達者扶溝縣人也故爲千候能分身散影役使山魃坐致行廚興騰雲雨飛砂走石靈奇幻設之事不可勝紀世莫知其授也是時大獄始定閣臣張桂二公秉朝政以其妖妄惡之械繫甚堅使獄卒共守而報京城內外戲場聚處皆有福達又驚傳玉河橋酒館中有一福達常與道士對談共飲看驗無差二公不信命悉縛來力士縛得兩人至餘皆道去擁至廳事前伏于階下起而細視其貌乃是兩府中老蒼頭也二公大怒將加拷掠都昏昏如醉夢中不知身所繇出及

使人視械繫處真福達故在也命秘其事不以上聞世宗皇帝方好神仙親召福達至遣中官破其械于五鳳門外欲留供奉內庭二公密奏不可乃止福達僅獲免死謫戍雲南邊衛矣故事造成必有兩步健守押以防逸去李謂步健曰向某所以不遠道者爲此業報未償今償畢矣汝曹相通意欲何爲步健曰公神人也何敢他阻但無以復命亦當獲譴欲得雲南文信爲憑耳李曰此易耳不是憂也乃選旅舍主人家求靜室一所周遭寫鋪封護無隙告主人曰吾中夜入靜慎勿喧動因

勅爾步健宿戶外守之誠曰無妄窺禍及汝曹矣步健
受教屏息而寢不敢聲歎中夜但聞人馬馳驟之聲若
衝濤破浪然貴測所謂凌晨啟扇李于袖中出雲南都
司文憑收管一一具備符信宛然緘封猶溼授之兩人
各各拜謝而去後客有從滇中販藥回者見一酒樓壁
上詩後署云李福達從軍至此

劍叛

先是李千侯福達爲家奴上書告變遂構成大獄上不
之誅遣戍徼外李因隱身之江南後陰以六丁驅役之
術縛歸叛奴從蘇州元妙觀所寓道房內穿一坎深尺
許有甲士率叛奴立于坎中釘奴首足李身衣黃袍戴
金盞南坐握固據兩膝叱其奴曰速死無他言奴乞命
號呼甚慘李從袖中拂出白炁一道如匹練然旋繞其
奴髮際須臾形漸縮滅如火燭膏食頃頭顱俱沒坎中
悉化爲水毛髮不存李徐起滅燭就寢觀中道士穴壁
窺之惇幾死

盜獻黃絹

初李福達過蘇州寄託楓橋金氏金氏省賣古器人耳

不甚禮重李殊怏怏即赴常州武進縣住于錢巷楊七
郎家李善縮地術心欲有詣身即輒至不俟整楫駕舟
常令鬼擔臥具而行胸前挂黃絹囊囊中貯素書一卷
雖盛暑勿脫臥起常不離身一日楊家六郎伺其浴于
河竊而藏之李登岸見囊失去笑曰當令盜者自獻乃
白座客某不免對諸君作造次矣因整衣冠兩手握固
而坐頃之六郎雙睛垂于睫外長尺餘叱曰捉阿郎下
階六郎即自投階下頭面搶地求哀咽絕其弟代爲叩
頭謝過曰肉人無知幸見矜釋出其囊呈還李却使六
郎自納其睛經時復故因責其歸致酒果贖罪前後咫尺
至暮不達度所行已逾數里六郎亟返拜懇求恕乃
釋之明日攜酒果極備珍膳致敬如弟子禮矣

魚戲

楊六郎七郎爭厚池水取魚三日而水涸李福達謂曰
明日將羹鮮魚飭客乎二人匿謝曰並無有也李知其
欺之夜召奇形異狀小鬼百數夫其梁笱擲瓦拋磚風
雨大作池中有魚千頭悉跳出外塘一無獲黎明起視
池平如故矣楊氏舉家羅拜祈哀李意解仍遣詣池上

又至諸魚紛紜踴躍還入如故繇是禮待殊常朝夕參禮焉

畫屏女

毘陵某衣冠家嘗邀李福達飲中夜設畫屏于堂屏上有美女一十七人李一一呼之下地令其歌舞于前獨留一人守屏上歌舞畢次第叱之登屏衣冠驚駭不測深加敬禮按仙傳拾遺載廣陵人張定從道士授變化之術每見圖障屏風有人物音樂者以手指之皆能飛走歌舞言笑趨動與真無異今據李君所爲神仙戲術不可厚誣矣

拂雲見月

千侯李福達客常州楊家時方中秋會有數客同在六郎家飲其夕霽月澄瑩雲無纖翳主人謂客曰今夕何夕月出皎兮李起溺階下潛于簷角拔下一瓦可三寸許復就座飲忽有黑風暴雨霑盤筵數客不樂迸散而去李却與客還詣七郎家索飲月明如故明日七郎過六郎家六郎謂曰昨宵與客共飲方羨月色大佳忽風雨驟至客與主人皆不樂爲之罷席七郎大驚曰昨

宵月明如晝吾輩竟夕談笑安得風雨事乎六郎因知李之所爲矣乃曰今宵須從李先生乞月賞也李曰有是乎座客皆喜其夜方設席于庭陰霾不散李向空以裊拂之少頃雲收霧霽清光洞然主客再拜而謝據此則梯取紙刻之事西陽宣室所並載者信而有焉

擲杯

李福達遊太湖王文恪公子招飲于舟由湖口經明月灣下公子出金玉酒器以侑觴李每飲畢輒取杯擲水中擲之殆盡舉座皆失色公子知其術異獨不爲動李亦談笑自若及濟中流忽有赤金鯉魚數十頭躍入舟中呼使者烹之旣剖腹則所擲玉杯金筯一一在焉夜檢視百不失一

飛劍斬湖蛟

李福達過太湖蛟挾其舟風大作李怒飛劍湖中斬蛟少頃見一蛟死浮出水面湖水盡赤李命庖人取而解之

移樹

上海朱尚書恩家前門有大槐樹一株下可蔭數牛尚

書惡之間李先生曰樹可徙乎李曰何爲不可其夜風
雨晦冥雷霆震吼凌晨起視則二樹已在後門矣舉家
怪愕福達去後此樹依然在前門舊處如故遠近目睹
詭異不測其然董翰林其昌聞諸故老向希言說

稅宅

李福達一日到蘇州城中稅宅徧閱數處輒憎湫隘儉
人怪之李曰卿莫管我所挈細小什器頗多必須寬敞
如得僧人以爲戲言後看下一大姓空宅子前厦後堂
洞房連闔意甚樂之與稅賃畢李便入宅從容袖中摸

出小石函縱橫不離數寸凡衣服飲食牀褥臥具屏障
几席釜醢一切資生之物盡從中出又于函中挈出婦
人男子凡數輩皆其妾媵使令又有十餘小兒皆衣五
綵僧人震怖便狂走李笑而不言久之將行還復挈此
婦人男子小兒諸器玩一一悉納石函中仍袖而去此
石函有人相試提之重不能勝福達啟閉飄然若持毛
羽江南豪貴贈遺數千或受之以濟貧乏或封而留之
所至懷一函一袋行止自隨而已于時悉悟福達爲遁
仙異神矣希言常疑陽羨書生太元道人嵩山潘老劍

門負笈諸說以爲文人愛奇架虛鑿空而成文頃萬歷
甲寅六月五日在華亭董翰林坐遇豫章黃金石至黃
之先人嘗爲福達弟子數歲時隨其父入吳門親睹異
跡而語于人卽知理之所無事之所有以斯舉驗更何
致疑固無書不可盡信也

器鬪

最後福達客黃浦上朱恩尚書家朱公好道禮爲上客
或廚傳稍有不飭李知是內人慢之咒其室中器皿服
玩使鬪擊庭下所曝筐篋一一歷階而上內人悔過乃

止

分廚

福達居朱家月餘尚書戲令李君作主人應曰唯唯然
一亡所辦第邀尚書至園亭登席咄嗟之間雕盤玉俎
從空下來已而尚書歸第推求其故家人云今日內眷
饌欲擊鮮在釜以次失去尚書笑問所失之饌一一皆
筵上物也諸女郎恨李作惡相與大詬李聞之每日俟
釜中饌熟必分取其半閨人愈忿諷尚書送之去

送別揚子

尚書置酒舟中宴別舟行累日還復在門後直送至京
口渡揚子而去矣朱公歸怏怏不樂恨留李君不篤也
諸女郎共喜李君之去約伴同遊後園賞花方樂驚見
福達復在山亭外徐步而來且吟且玩未嘗去也大駭
而散終無奈何朱公愈加尊敬未幾竟別朱公遁去稱
不更還亦不言所適後遂無聞或傳其劍仙上升于天
矣

鶴背翁

宏正問西川王維賢刑部過青城山親見峯頂有兩老
人皆跨白鶴一自東來一自西至相逢下鶴背而揖從
容談笑久之復上鶴背揮手告別各各昇雲而去是時
紅霞覆地異香馥空蜀人皆言真仙所降矣余邑前輩
楊儀禮部素不信元怪之談聽王君言始遂傾心著有
高坡異纂行于世

林道人指石

萬歷中福建延平府有林道人者不察所從來亦莫知
姓氏俗呼爲林仙人從純陽祖師受指石成金之法能
令頑石瓦礫草木諸藥人間所有之物應手而變不事

鍊合然其術以救濟貧乏爲主未嘗自潤也沙縣王別駕某罷官歸頗樂方術延之于家禮待甚渥常有貧夫求其術不得每于僻靜處恐脇備至時延平守下車旬月深嫉此輩貪夫陳狀訐之守怒急遣分捕而林已在門矣遽令召入林秀眉美髯姿出格外守望見心異之詞色稍和謂曰若有何術能立就乎林語曰貧道非爐火術亦不幻惑貴人但以振乏絕而已公旣欲試惟所命耳守卽戒左右取水銀一大錠計重二鎰與之林因請水一器投水銀其中用手揉之少頃澄水已成好銀

守大驚亟呼銀工就地爲爐依法燒鍊果竟不變乃厚禮而遣焉其間董翰林其昌辛卯歲爲送其座師田侍郎一僑喪還闕中偶會林于別駕席上知其術神告主人曰林尊師真有道者聞其指石之術可試以爲樂乎別駕爲請于林林曰此小事耳惟學士取一物爲驗時七月十三日炎海新秋梧桐落子董遂取盤中梧子一粒授林方茶次林便投入茶盃隨所指立變爲銀徐徐以匙行盃挑銀梧子出舉座驗之無不駭愕董曰梧子化爲銀矣銀獨不可復化爲梧子乎林接取再納茶盃

長久出之故是楮子也如此者三林曰此真銀矣五百
年後不復變也董乃藏諸袖中因爾致敬于時延平官
僚咸欲就林傳術卒不肯授從容謂翰林曰某之術通
天地役鬼神非其人不妄授者觀學士神骨非凡有少
道分當不靳指示但某常拯救人以陰功及物須藉學
士高文流傳聞中請從此他逝矣董慨然許諾中夜思
維吾爲此人立傳萬一事敗豈非名節玷乎且天生其
昌寧能藉黃白之術以濟世哉明日遣家監進得持輕
吹二端織成履子一輛送林留別而林已逆知其心事

矣乃迎而語之曰而主昨許爲吾作傳夜半生疑然仍
遣幣致敬終不失爲長者卒受其禮謂曰某亦欲附薄
儀報謝之望少待忽一脚碾一斷瓦約重十二鐵急
取紙包裹以授家監曰聊用奉酬學士然慎勿于途中
開視也家監唯唯謝辭而去及抵行館董發其所裹上
金燦然宛是斷瓦之狀矣林所居深山邃谷無人跡處
往來城市每客別駕家別駕平生好燒水銀寂寂無驗
見林神異自撲泥中禮拜殷勤董不爲動也林每從山
中出日費數金並以濟乏皆成于俄頃點化亦不過多

忽一日駕柴車還山役夫跪而請曰仙官濟人之功貴矣如某輩貧入膏肓忍不援手一救耶林爲之動容令求一片石役夫就地選取大者秤之重七觔八兩林歎曰嗟乎福薄之人何以當此役夫叩頭再四林不得已彊舉一指指之卽脫其腰纏來固縛戒不得妄動抵家後方可開也役夫行至半途覺腰中極冷疑其有異因輒開視乃是七觔半白鹽耳詣市鬻之得錢八十文僅酬一日之勞而已董嘗從容叩其大要曾鍊一神不委何名欲呼之用右掌食指書神姓名于左掌中指背止

二字神立至矣自言讀黃庭內景別有指歸每于靜夜密呼五臟神姓名其神自出宛若人形並長寸許行動如常衣色精采其分明者容髮皆具是神無病如或一臟受病則此臟之神颯萎不振急召使入忙用點檢功夫逡巡再呼之出便不復爾又善回精法秘不傳人大抵皆泝流還嬰之術與世俗所談小異董亦不欲授也又言呂翁蹤跡近多在幔亭峯下常瀾僕夫樵子之中故時人真之識也今當往送寒衣且夕且去董瀕行再使人物色之林已飄然不知其所適矣銀榻子上有星

鑑類格子形里人范爾等請以救母遂留不歸其所贈
小餅金朱氏太夫人亦請去煎湯所救多愈吳兒咸言
神仙點金可以療疾矣甲寅六月五日在董氏戲鴻堂
聞說

太一星君設法

馮月潭
邊事

元妙觀馮月潭學太一月孛請雨法未得妙理積志累
年精爽未格一日有漁婦爲星君所憑裸形走入觀中
授以秘術術遂神建壇依法爲之斯須雷雨四集矣按
月孛卽孛星也其神裸形赤脚右手持劍左手提一人

頭相傳法官用月孛法禱雨令侍者持鮮花鬻于市市
中婦人有買花者月孛卽附之而至裸而登壇法官用
左脚踏其地戶被髮持劍誦咒咒未畢雨太注其人邪
心一起此星君卽用劍倒斫之故手中提人首者卽法
官首也西天王堂有唐年塑像春秋時有星孛于大辰
梓慎占火在宋而秦始
皇時其
星再見

江長老

桃源江盈科爲西川副使其族人江長老者受良常
山上真秘法靈異著于楚西沅湘之間曰爲散聖長老

能取生雞卵二十枚置日中杵之雞卵紛然躍起復入
日中如是者數四無一損壞嘗以符術行里中時有孕
婦難產長老搯一小符先焚爲灰和湯水與患者吞之
立時卽產其符黏于兒額門上而出宛然不燒衣冠家
有失物者乞問所在輒被用術擒獲繇是賊黨恚恨長
老跡于蛇兒壘口共執而捶殺之隔日賊詣屍所但見
芻藁一束擣如敗絮而已急覘之長老高臥寺中無恙
也賊相率奔竄至今桃源城中不敢爲竊盜之事

端和尚

同時有端和尚者亦善道術而伎倆終不及江長老一
日于通衢廣衆之中兩人較術端取袖中手巾擲地化
爲白蛇蜿蜒如雪江便擲僧帽于地化爲元龜伸頸吐
氣口中生火立殺其蛇每共試法事之不勝端慚恨乃
潛遁焉親聞江副使說之也按唐人崔進士妻擲一領
巾過作五色綵橋劉綱唾盤中成鱉魚樊夫人唾盤中
成鰾食魚向疑其不經今傳說桃源二僧如此聽者皆
以爲希有之事矣

紫雲洞

真仙通鑑載李自
爲東華上清監

會同第二仙幻

干和不是齋重司

正統間嘉善姚綬字公綬別署丹邱子栖心山澤想像
雲烟中年始成進士既選入爲監察御史絕不留意名
宦使託疾告歸一夕夢有大賓過其門御史屣履出迎
望之則鶴鬢雲冠道貌秀異真神仙中人也既坐定請
其姓名對曰我卽唐朝李白今爲紫霞碧洞主矣賢而
驚異凌晨與客泛舟溪上見有兩農夫漉取河泥溉田
同舟相問一人堅握其掌不肯開一人欲攘其掌中物
不得以此爭競御史遽命使者款曲勸解索其所握之
物視之乃一鑄金圖書上爲博山爐形識其文皆鐘鼎

古篆極精且工是紫霞碧洞四字也復刻李白一小字
于左方時御史方話其夢于座客遽獲斯異舉座傳玩
歎以爲奇于是厚出粟錢分償其值御史賦夢遊仙吟
以紀盛事優游林下者又十餘年而終往常見一書載
白樂天子龜年一日于嵩山東巖下遇李白曰吾與汝
父皆仙矣出一袖素書授之曰讀此可辨九天禽語九
地獸言後試之委驗又委宛遺編載杜少陵與李青蓮
輩並優游江湖稱散仙其說不知何據近華亭縣西門
外謝家有客夏生者善召仙時時請李太白至題云憶

當年沉香亭下玉妃嬌態至今神蕩恨高力士在傍不
得一撲其面耳今觀姚先生事因知供奉真爲地仙不
死矣采石騎鯨之說信有之乎

天醫

吳人張叟究奇門六壬陰陽緯候還真鍊氣之要無不
精徹家奉斗母間爲親戚祈禱疾病埃斗母許救約以
某日某時命天醫至焉或見形往來或空中授藥或示
異夢中或附耳而告凡童男童女見之尤真不獨病者
接瘡而已一日齊門王氏女得疾沉重懇延張叟請于

斗母期是日酉時天醫下降至晚坐客六七人同登小
閣子飲酒咸望見窗外一少年纔長二尺許戴金綫冠
著古色帔背負藥葫蘆眉目髣髴歷歷分明自樓簷飛
下竟趨赴中堂直抵患者所既試刀圭便失所在疾亦
漸瘳又嘗降于閩門顧家則綠衣古貌容飾不同親戚
咸共睹焉服其藥者異香滿口或用鍼便覺患處通快
然斗母不許終莫能致天醫矣近數年來張術亦不復
驗也張云天醫有十三科今在天曹屬陶許兩真人職
掌余于西湖之上曾見天醫祠果祀陶許于中焉按黃

氏遼軒別記載景泰中豐城侯李公之母目盲命術士
袁生召天醫行治縛高架于李之壺閣前置玉器其顛
每夜分李自登視輒得藥不數日復明又讀陸氏庚巳
編記宏治中鄉民顧謙家所遺亦云金冠綠袍室中懸
其畫像累百自稱曰天醫今吳興善鍼灸者凌漢章尚
傳其術然則感格之理未可云無

折翮鷓兒

已下四條皆
林酒仙遺事

林酒仙嗜食鷓兒出作佛事命侍者燔鷓兒以待侍者分
其一翮而食及暮酒仙醉歸責之曰汝何爲竊食吾鷓
不畏戕物命乎侍者曰和尚食鷓數百頭不慮傷生乃
慮某以一翮傷也酒仙張其口飛出一折翮鷓兒在地
能行至今繪折翮鷓兒于祠下

蹊兒樣

酒仙出坐東禪寺門前看人迎新婦鼓樂導引甚喧酒
仙跡之至婿家伺其婦出車捉而嚙其頸者再衆大噪
羣手格止之酒仙曰惜也更嚙一口亡恙矣其家推求
其故酒仙曰此女子剪華嚴經爲鞵兒樣罪不可逃命
合嫁夫一年後雖經死矣歲餘果無故竊索自縊兩索

結皆斷如人齒狀復紐第三結不可解乃死

顧亭

居民有顧亭驢磨爲業敬亭酒仙每見其醉倒街頭便掖以還寺連年如此一日酒仙呼亭謂曰汝某日當有重厄可早至我爲汝禳之至期結壇中庭朱衣絳節而立于上令亭伏案下巫毘障之戒使勿動少頃震雷飛電崩騰駭空如有搜索之狀忽聞雲中神語云辟支佛臨護此人不得不赦霆火俱散陰翳廓然酒仙起謂亭曰免矣然汝得不死歸當棄驢磨業造橋寺前以功滅

罪也後橋成因名顧亭

代草解頭文字

萬歷初年雙塔寺前毛翁者東浙人也有子鳳起爲秀才毛翁每日清晨人酒仙祠炷香虔拜默而祝曰他日佑兒成名當重新像宇後辛卯科鳳起應浙江鄉薦主司命才難一節爲題鳳起見題生疎懵然若睡恍惚間有青衣少年連聲呼之曰速起速起某奉上真命爲卿代草文字趣繕成無誤今科定作解頭矣誦聲如流七篇立就鳳起寫畢遂絕聲影不敢增損一字放榜之日

果領解符青衣少年言矣捷至吳下同社朋友皆相顧
吐舌以爲怪異益每常結社分題毛先輩時名遠遜諸
君故也其年浙場主文柄者乃溫陵李學士一覽取納
稱賞冉三月爲神助鹿鳴宴畢命撤所插黃金花賜之
于是監臨提調諸公競割以遺解頭傳爲盛事不知其
果是神人降筆矣咸謂酒仙挈維之力故吳人語口欲
作解元先拜酒仙願別駕徐光祿共說

金姬

常熟縣誌金雞墩在縣西北二十五里世傳僞周渡江

妃死權殞于此然訛姬爲雞因妄言金玉之氣化而爲
雞時時夜鳴其上矣按金姬本山東李氏子名金冠明
敏妙麗誦古今經史及仙佛百家之書父李素得張明
遠之秘傳精于卜筮悉以其術授之遂臻元妙父不及
也士誠之有江南多其幄算功焉既自立爲王厚賜姬
加號册立姬至舟中屏去盛妝啟其故箱出瓣香焚之
向天列拜長跏私祝衆環視莫測其意須臾閉目奄然
無語父母驚赴抱起呼之已絕息矣士誠哀慟不已乃
厚葬之虞山下後士誠謀取江陰久不下因感金姬先

見之言加封爲護國洞元仙妃命饒介之譔文周伯琦
書篆刻石其夜姬示夢于妃劉氏進言士誠運數之將
終果符其言歲月未幾亂軍發姬塚屍已脫去矣棺中
惟銀泥黃袷紫縵絲履存焉世傳姬本劍仙之流尸
解上竇未嘗死矣

萬家牧牛兒

牧牛兒者鄆縣萬都督家客傭僕也都督名表別署鹿
園居士明嘉靖中歷官至南京後府篤好方書頗臻元
教羽流道侶時常往來偶因宦轍所經假僕于市得一

人焉其名曰小張雖供傭作事神朗然性態落落其家
不甚憐之亦不知其所能也後都督被論列歸鄆恒以
服餌吐曠爲事莊居近四明山中一日遇故所善營將
某忘其名詣莊相訪都督欣然延禮言談杯酌極相投
契居月餘營將偶出見小張在牛背上了髻布衣有輕
薄之態心異之試問知道否曰君初末知道問我何爲
近日與主公所談某竊聽之皆非道也營將因乘間與
語叅微入元相顧驚莫測及叩以至要曰能相師則可
授以一二君無仙骨豈宜妄傳營將遂設拜執弟子禮

其恭子是略授以衛營將將別去握都督手謂曰公家有異人而不識乃從方士問道吁可悲乎都督曰何人曰牧牛兒小張非常人也都督大笑終不之信其夕小張遂稱疾從都督乞一棺都督復大笑諾之曰能化去則真異人矣何難一棺明日晨起召小張則以五更忽然暴卒須臾臭敗左右具白都督都督嗟異悔謝不及遠令人市棺殮而瘞之莊北土岡下將半年矣都督遣幹力入都門路出東齊天陰晦漸失路不繇本道心甚怪之乃詣一處崖谷深邃花木秀異徘徊盼矚忽聞經

聲遂循聲而往有茅菴在深塢中排戶入看見焚香案上雲冠紫帔而誦黃庭內景篇者卽牧牛兒小張也幹力怖走謂遇死人小張曰吾得道人也豈肯死將軍之家適有謫事須保儲維作乃可以禳今限已滿故來此隱居耳因問都督勅定謂幹力曰主公命汝詣都授書四函諸貴人並已不在某官出補外任某官病故某官已乞骸骨歸里今日出都門矣某官奉差走塞下總不須往徒勞無益耳幹力不可便辭出門信足行數十里纔得上京大路問樵人云約其處乃是東海勞山蓋地

仙也比至都諸貴人果皆不在一如小張之言結束行李而還具白其事于都督言小張見在不虛都督大驚立命左右開其墓棺中只有牛鞭一根在焉餘更無別物始信小張尸解去不死矣後都督手勒封題兼致信物復遣此幹力入東海勞山却尋舊路都亡所見矣吳人章藻少遊都督之門親述非謬

帝索紫金梁

高皇帝嘗燕坐樓中忽見一人冉冉自雲端下近視則羽衣道士駕鶴而至也金冠星帔駐于欄楯之外拱手

而奏曰大帝建白玉殿成缺一紫金梁遣臣詣陛下乞取其長丈餘剋日來領言訖翻然飛去上心異之然未之信也越旬日上坐便殿道士復來曰陛下不信臣言天譴至矣天已勅雷部將于某日下擊殿角以警陛下得無驚聖躬乎言訖又去無何果有雷擊奉先殿角上甚驚遽勅工師範紫金爲梁竣之梁成道士仍從雲中下來上謂曰已成金梁矣汝何計能移之去乎道士笑曰臣受帝命何難歸一木于天上哉乃取其梁橫置所乘鶴背此鶴一聲其鶴騰起道士乘之而去遂飛入雲

中須與不見

世廟宮中仙戲

世祖皇帝方屬意神仙之事是時方士羽流盛陳禍福
廣說妖祥有楚人胡大順獻萬壽金書一卷稱呂祖所
撰得之鸞筆且言呂祖授大順三元大丹用黑鉛取其
中白名曰先天水銀鍛之則成清霞玉粉神丹服之不
老一日上移仗于西內夜坐庭中御幄後忽獲一桃子
鮮豔殊常左右咸見桃從空中墮上喜曰天賜也脩迎
恩醮五日明日復有一桃墮焉繇是宮中皆喧傳西王

母所降瑤池席上蟠桃其夜白兔生二子未幾壽鹿亦
生二子上諭官尚書謝元告廟旬日之間中外官僚無
不上壽稱賀宰臣賦詩紀瑞章奏紛飛于御前矣天顏
大悅飄然有驂鸞控鶴之思手詔裁報賞賜不可校數
或云祥符瑞應悉是人造宮中戲劇多爲此狀也

偷桃小兒

宏正中杭雙溪公爲廣東左布政生辰讌客大會官僚
于廣州藩司聲樂畢陳歌舞遞出忽有幻人詣門挈一
數歲小兒求見口稱來獻蟠桃時冬月凝寒索一大青

磁盤捧出仙桃二顆爲壽鮮豔異于人間項公曰桃何
來曰此西王母桃也適命小兒詣瑤池取之公曰我今
日會客最盛凡十有二席能爲我更取十枚各嘗之可
乎對曰上清北斗門下有惡犬淨潭可畏往往欲殺此
兒甚不易得也公彊之再三乞重賞乃許之命小兒抱
木棍長二尺許者十數根一根之上信手遞接兒緣木
而上登絕頂冉冉動搖觀者怖恐幻人吹氣一口須臾
木頂生雲小兒竦身乘之而上已而身漸入雲中歛忽
不見頃之擲下簪子鞋扇等物幻人高叫速取仙桃爲

相公上壽又頃之見蟠桃墜下正得十顆在地連枝帶
葉顏色鮮美公得而分遺徧席寮寮無不驚嗟幻人仰
望雲端良久小兒不下忽聞犬吠雲中宿宿之聲若沸
幻人頓足大慟曰吾兒飽天狗之腹矣言未畢果見小
兒手足零星自空而下斷肢殘體股血淋漓最後落小
兒首于地上其人復大慟慟畢躡舉肢體釘轆提其首
安之初無痕跡復乞重賞諸寮且愕且憐厚出金帛以
酬之各贈已踰百金幻人得金便取兒屍急收拾入布
囊中負于背而去明日有人于市更見此偷桃小兒還

在知其術所爲矣

僧中幻

廣州城外村寺有少年僧其富多私民間婦女房稚齒無不羅致幻人聞之卽取所攜偷桃小兒咒焉化作美女子容貌可十四五歲衣雖藍縷色豔動人一日雨後天向暮矣攜入寺中叩富僧之門特求寄宿云孤貧無依乞食至此老妻又病于旅店欲急往相看暫將此女寄宿一宵明日便來迎取言訖負襍疾走富僧見女子驚喜若狂乃藏于密室啗以酒膳誘之淫亂食畢先

眉女子幃中然後閉門滅燭解衣就寢擗其體如冰取火視則斃然死矣五更後幻人掖其病妻同來取女看見女死五竅皆流鮮血羣聚慟哭鄰伍案驗其事甚真共欲縛之于官僧再三乞命至償三百緡乃止其夜幻人忽遁去衆不能待卽以棺盛女屍瘞後園中芙蓉樹下及舉棺甚輕發視之惟有筓帚一枝而已覓幻人夫婦已不知所往後復有人見之都門

劉刑部見

聞人比部員外郎劉庭蕙在燕京邸中時其見可三四

歲日侍母夫人食一日有奴之平則明忍見兒穿百結
懸鵝同兩丐者坐地駭問之兩丐者逸去奴遂抱兒歸
闖家驚訝母曰兒纔共食何遽作此狀乎父亦曰我適
從內來見兒與母共食安得至此卽令婢僕于內覓之
不見是午共食兒蹤跡杳然都亡所有第以衣袂擲僻
處耳大駭詰其故兒曰兩日前立于門首被兩丐者持
去堅甯不放兒憶家腸斷矣方知在家共食者蓋其神
魂也此數年前事

吳叟遇仙

蘇州山塘吳梅卿生時龜背雞胸不能俯仰一日有全
真過門出囊中大膏藥二片與貼不求一錢自是胸背
俱平至今不老

蒞任青城山

世廟時顧文康鼎臣扈蹕出狩途中夢遊西山聞呵殿
聲見所具威儀多霓旌羽蓋不類大寮旣至則仙官衣
彩雲帔乘蒼鹿以行視之乃徐禎卿也問何往云蒞任
青城山問何職掌云典仙班祿籍兪州公亦稱顧太保
三夢迺功爲第二殿帝君也

雲中書劄

隆萬年間常熟縣百姓張乙採石虞山之顛俄望紫雲
一片自西南隅氤氳而至鼓樂之聲駭地駭空見彩畫
花觴數座次第蕩漾于雲端中有仙姝數十人列坐珠
簾下綉幃霞裳容華絕世兩傍持篙往來者並黃帽長
鬚人也江濤之聲渺在銀漢久之其雲度城而東觴亦
漸漸隱沒張仰視移時目所未睹不覺驚仆巖下食頃
乃甦

繪園第二



